

死城

【台湾】陈青云 著

上



臺灣文化出版社

陈青云作品集

死城

(上)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第一章 换 命

这是一座无涯无际的原始榛莽，参天巨树夹杂着藤蔓荆棘，盘缠虬结，形成了一片绵密的树海，像是一个整体。林缘，正对谷口的方向，是一块亩人的平地。林中，由于树幕遮天，这通路变成个阴森便！

人群起了一阵轻微和浮动。身披重孝的汉子，环扫现场一周之后，阴恻恻地道：“各位如约而至，谅来礼物都带在身边了？”声音阴冷得不像是发自活人的口。人群中没半个答腔，空气似乎已凝结住了。

身披重孝的汉子，瘦削的面皮一阵牵动，分不出是哭是笑，自顾自地又道：“本人‘东门守望使崔浩’，奉城主之命主持今天的交换事体，现在请各位按唱名顺序报名献礼！”话声中，哭丧棒向空一扬，昏暗的林道中人影又现，只见十几个黑衣劲装汉子，次第现身，每人肩头扛着一口白木棺材，径自走向东门守望使崔浩的身后，放下棺木，然后垂手伫立。

齐地排成一行。

脸色惨变。当中一个身披大红袈

主、

凡，已携有敝派至宝‘降龙经’，交换敝掌门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阴森森道：“请交与本使者一鉴真伪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敝派尚不屑于鱼目混珠。”

“嗯，这一点本使者信得过，献经吧！”

“贫僧请先见过敝掌门人！”

“这……好，出界还阳！”站在棺木之后的黑衣劲装汉子，托起棺木，跨步“阴阳界”界碑之外，然后放下棺盖……

所有各门派高手的目光，全集中在那具盛放着少林掌门存慧果大师的棺木上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口边，有的额上竟紧张得渗出了汗珠。工夫不大，棺木中颤巍巍地立起一个白眉老僧。监院了凡合什躬身道：“弟子参见掌门法驾！”

少林掌门慧果大师骇异莫名地朝现场一扫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监院了凡激动地道：“寺内接获此间城主传柬，今日此时，在此地以本派‘降龙经’换取掌门人……”

慧果大师脸色遽变，厉声道：“以本派传经之宝换取本座的生命？”

“是的，掌门人一派之尊……”

“住口，本座被擒为‘死城’阶下之囚，业已辱没少林百年来之清誉，使全寺蒙羞，若再以派中至宝求取苟全，将何以对列代祖师在天之灵，了凡！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“立即携经返回少林，经在人在，经亡人亡！”

“掌门人……”

“不许多言，这是本座最后一次谕令！”

监院了凡惨然变色，全身簌簌而抖。东门守望使崔浩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了凡和尚，时间不待了！”

监院了凡进退失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地，少林掌门慧果大师跨出棺木之外，就地跌坐，阖目垂睑，脸上浮起两朵红云，微哼声中，五官同时溢出鲜血。

所有在场的高手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。这一代高僧为了门派声誉，竟然自断心脉而亡。监院了凡蹬蹬蹬连退数步，面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着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僵尸般的面上，居然现出了骇然之色，少林掌门此举，可能太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立即有四个虎面僧人，越众而出，满面悲愤之色，向界碑之前欺去……

了凡袍袖一摆，阻住了四个弟子，自己则举步向慧果大师遗体走去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沉声喝道：“大和尚意欲何为？”

了凡似是竭力抑制冲动的情绪，语带激愤地道：“敝掌门业已圆寂，贫僧……”

“要带走遗蜕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“如要带回尸体，仍然要以‘降龙经’交换！”

四个少林弟子早已按捺不住，虎吼一声，扑上前去……

“回去！”暴喝声中，那守伺在棺旁的黑衣劲装汉子，扬手劈出了一道排山劲气，劲风雷动之中，四个虎面僧人，竟然被

硬生生地迫回原地。一个无名小卒，能在举手之间迫退四个少林高手，“死域”的武功，的确高得令人恐怖。所有在场的高手，莫不在心里打了一个冷颤。

少林监院了凡手握“降龙经”，战抖不已。他不能弃掌门遗蜕于不顾，但如交出“降龙经”，不啻把派中不传之秘技，助长奸人为恶，慧果大师岂非是白死了，左思右想，终究无法决定行止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阴冷地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可以退下去多多考虑，现在该轮到武当‘太虚真人’了！”

了凡率四僧退入人群，一个五绺长须飘指的中年道士，抢步上前，稽首道：“武当‘三阳’，已带有本门‘上清秘录’在此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贫道循少林之例，先见过本派掌门！”

“可以！”第二名黑衣劲装汉子，托起身前棺木，走到第一具棺木之旁放落地上，然后开棺，不久，棺内立起一个头戴九梁冠，身着玄色道袍的老道。这老道正是武当掌门“太虚真人”。

太虚真人显然也不明究里，愕然四顾之后，迫视着三阳道人道：“来此何为？”

三阳道人铁青着面孔道：“特来恭迎掌门人回驾？”

“回驾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手捧何物？”

“上清秘录！”

“这是本派重宝，你敢……”

“弟子赍长老之命，以此作为换取掌门人回驾的献礼！”

太虚真人目射厉芒，再次遍扫全场一周，最后目光落在身侧少林掌门慧果大师的尸身上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本座明白了，一年之前，‘死城’派出高手，劫持各门派掌门人，目的就是要以之作为交换各门派不传秘技的人质，慧果道兄做得好，三阳……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“武当清名，不能毁于本座之手，退下去！”

“掌门人……”三阳道人话声未已，“太虚真人”的手掌已拍向自己的“天灵”。众高手惊呼声中，“太虚真人”的尸身缓缓倒回棺木之内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生气全无的脸上已变了色，口中却发出一连串使人毛骨悚然的狞笑，手中哭丧棒一挥，厉声道：“时限所迫，本使者不能一一答理，启棺！”另十名黑衣劲装汉子轰地应了一声，揭去了十副棺盖。场面呈现空前的紧张。

十具棺木之内先后立起九条人影，一道、二尼、六老者。最末一具棺木却无动静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森冷的目光一扫九个棺中人，大声道：“各位都是一门之长，本城曾屈留各位一年的时间，现在各派如照本城束约，献上指定的礼物，可以换取自由，‘少林’，‘武当’两掌门人无意还阳，业已自决，各位如有什么打算，请立即表示，否则按顺序交换！”

一道、二尼、六老者一阵面面相觑之后，其中响起数声悲啸，一尼两老者运掌自决，栽回棺中。高手群中又是一阵沸

腾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狞声道：“好，‘峨嵋凌云师太’、‘青城神剑南宫仁’、‘华山断云手莫宇’，自愿追随少林、武当两掌门之后，其余各位谅无异议了，现在开始献礼！”

于是崆峒、衡山、泰山、太极、邛崃、点苍等六门派，先后交出了传派之宝。人影在浮动中逐渐减少。最后，少林、武当、峨嵋、青城、华山也终于悲愤无已地交出了备妥的秘笈，所不同的是这五门派接回去的是五具尸体。

人影散尽，场中剩下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白衣劲装佩剑少年。白衣少年剑眉星目，猿臂蜂腰，秀逸之中带着三分粗犷，只是他面上如罩寒霜，阴冷之气，实在不亚于那恶形怪态东门守望使崔浩。

此刻，他凝目注视着最后一口虽揭了棺盖而无人出来的棺木，面上的寒气却愈来愈重，隐约中透出了层层杀机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打量了白衣少年一阵之后，阴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是‘桐柏’门下？”

白衣少年目光转向了崔浩，以更冷的声音道：“不是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不是‘桐柏’门下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来此则甚？”

“代‘桐柏派’赴约！”

“报名！”

“宇文烈！”

“桐柏老人与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武林同源，就这么点关系！”

“哼，难道‘桐柏派’的人死光了，要你代表赴约？”

“阁下猜得不错，几乎死光了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微微一怔之后，道：“无字真经带来没有？”

宇文烈依然不疾不徐，冷得不带丝毫情感地道：“当然带来了！”

“拿出来吧？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桐柏老人！”

“你可以领一具尸体回去！”

宇文烈目中寒芒大炽，厉声道：“尸体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换命的期限是一年，‘桐柏老人’逾限三日，已无法还阳了！”

“贵门手段够辣！”

“小子，你莫非想找死？”

“在下还不死！”

“如此，把‘无字真经’交出来。”

“束约是献经换命，人死，为什么还要献经？”

“换尸！”

“对不起，在下不想完成这交易！”

“那你就把命留下！”

“在下说过还不死！”

“可是你已经死定了！”

“未见得！”

“哈哈哈哈!”

“有什么可笑?”

“武林中敢以这种态度对老夫说话的，数你第一人!”

“你算什么东西?”

“嘿嘿，小子，你真是不知死活!”随着嘿嘿阴笑之声，东门守望使崔浩扬掌向宇文烈挥去。

宇文烈正待举掌还击，忽地发觉对方这一掌无声无臭，半丝劲道都没有，看来似是虚晃作势，心中不由一愣，正自不解之际，只觉一股寒气直攻内腑，顿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噤，暗叫一声“不好!”再度提气时，寒气突向经穴流窜，有如针扎剑刺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轻蔑地道：“小子，你还有四个时辰的生命，现在交出‘无字真经’，领走‘桐柏老人’的尸体，老夫好回城交令!”

宇文烈一颗心直往下沉，但表面上仍不动声色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受托以真经换人，而不是换一具死尸!”

“可惜你迟了三天!”

“各大门派均在今日午时……”

“桐柏派稍有不同，柬上已有说明!”

“该派遣遇意外……”

“那是桐柏派的事!”

“三日之差，而毁了一派掌门，这种作为人神共愤……”

“小子，‘死城’铁律，只一不二!”

宇文烈双目几乎喷出火来，切齿道：“好，桐柏老人遗体请妥为保存，在下有一天将再来拜访!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不屑地道：“可惜你永远不会再有这一天！”

宇文烈冷冷一哼道：“在下不死，会来收这笔帐的！”

“但你却非死不可，四个时辰之后，必然名登鬼录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缕极细但却十分清晰的语声，传入宇文烈的耳鼓，显然有人以传音入密之术向他发话，从这丝丝如钢的语音看来，对方功力相当深厚。“小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立即交出‘无字真经’，换去桐柏老人的尸体，否则尸既不能全，经也不能保！”

宇文烈大是骇然，这发话警告自己的是谁？心念甫动，那声音又起，意颇焦急。“小子，你已中了‘死城’独门阴功‘冰魄煞’，四个时辰必死无疑并非虚声恫吓，目前你切不可妄动真力，否则两个时辰都活不到！”

宇文烈寒气大冒，死亡的阴影立笼心头，但冷傲孤僻的性格，马上否定了死亡的恐怖，他的手指按上剑柄，蓦然一提真气，立感全身虫行蚁咬，砭骨寒气，穿经过穴，那种痛苦，简直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，额上顿时爆出了粒粒汗珠，筋肉急剧地抽搐绞扭，眼前金花片片。

他废然地垂下了手，心灵的痛苦，犹在肉体之上，他明白出手已上不可能了。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重伤垂危的少女，耳边响起那断肠的哀鸣：“苍天！神祇！给我力量，让我在赎回爹爹生命之后再说……”“我要死了，我死不瞑目啊！妈，你死而有知，为什么不……”“我信托你，我等待你，别让我在绝望中死去！”

骤然之间，他作了最大的决定，伸手取出了“无字真经”，

递了过去，道：“阁下，我宇文烈如果不死，要加倍讨还这笔帐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面上的肌肉微一牵动，接过了“无字真经”，狞声道：“小子，但愿日从西出，有这种奇迹发生，请吧！”

宇文烈咬牙从棺内抱出桐柏老人的尸身，背在背上，踏着踉跄不稳的步子，向峡谷之外奔去。走了五里左近，背上的尸体愈来愈沉重，使他不胜负荷，冷汗，已湿透了他的白色劲装，步履由缓慢而逐渐迟滞。终于，他颠扑谷道之中，欲振无力。他冷漠而生硬的面上，绽开了一抹笑意，但这笑是惨然的，像是对命运的嘲笑。

他半坐起身躯，以手撑地，眼望苍穹飘浮不定的白云，喃喃地道：“看来那女孩子真的要绝望而死了！”蓦地眼前一花，接着身躯被人挟起，电掣而驰。

顿饭工夫，来到一密林之中，身躯落地，他才看清挟带自己的赫然是一个乡村学究模样的半百老者，面色晦暗，稍嫌阴沉，但两眼却泛散逼人青光，不但自己，连桐柏老人的尸体也一并带到了这林中。

遽然之间，他木然不知所语。

那老者熟视了他片刻之后，当先开了口：“小子，你叫宇文烈？”

声音入耳，似曾相识，他想起那以“传音入密”之法向自己发出警语的人，于是，他挣扎着站起身来，一抱拳道：“是的，前辈就是方才向晚辈提忠告的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请问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老夫姓名早失，你……你……叫我‘诛心人’好了！”

“诛心人？”

“嗯！其身当丧，心亦可诛！”

宇文烈心中一动，尚未开口，诛心人已接着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中了‘冰魄煞’，最多还有三个时辰可活！”

宇文烈面露一丝苦笑，平静地道：“晚辈知道这一点！”

诛心人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人力无法挽回的事，怕又有何用，只是心有不甘罢了！”

“什么事不甘心？”

“不甘心死亡来临过早，使许多心愿成空！”

“什么心愿？”

“恕无法相告！”

“可是，小子！你偏偏碰上了我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除‘死城’中人外，我可能是唯一能救你不死的人！”

宇文烈心中大是激动，心念一转之后，道：“前辈要救晚辈不死？”

诛心人一颌首道：“有此打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高兴这样做！”

“必然有其理由？”

“小子，你再罗嗦，我可能抖手一走。”

“晚辈必死之人，并没有一定要求生的奢望！”

“嗯，你的嘴倒是很硬。如果我说不出任何理由呢？”

“至少须要有条件!”

“条件?”

“是的!”

“我说是无条件呢?”

“晚辈不愿平白受恩!”

诛心人眼中冷芒熠动，一捋颌下长须，温声道：“小子，难道要老夫反过来求你不成?”

“晚辈没有这个意思!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?”

“只是不愿平白受惠，唯恐无法偿还!”

“老夫岂是施恩望报之人?小子，如果是在二十年前……”

“怎么样?”

“老夫已一掌劈了你!”

“现在呢?”

“老夫要救你!”

“晚辈不接受呢?”

“那可由不得你!”话声中，一掌拍向了宇文烈。这一掌说快不快，但却奇诡绝伦，宇文烈寒煞攻心，真气不能提，竟然避无可避地被击中了“七坎”大穴，闷哼一声，晕了过去。醒来之时，但见红霞满天，已是黄昏时分，目光转动，诛心人踪影不见，身旁静悄悄的躺着桐柏老人的尸体。试一运气，但感经脉畅通，毫无不适之感，心中可就疑云重重了。“诛心人”到底是何许人物?何以武林中从未听人道及有这名号?他救自己的目的何在?何以又不辞而别，如神龙隐现?他说：“其身

……

人，说什么也不会用名号标榜自己是该杀的人，这完全超越情理之外，原因何在呢？

一声苦叹，结束了紊乱的思潮，只剩下了一个意念，便是欠了那神秘的“诛心人”一笔大恩。

夜幕降临，他想，这正是赶路的好时机，如果大白天他带着桐柏老人的尸体上路，难免惊世骇俗。于是，他负尸出林，认了认方向，专拣小路疾奔。

一路之上，诛心人的影子，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，驱之不去。他不相信相信诛心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他援手，尤其对方说过“除了我之外，世间无人能解这‘冰魄煞’的寒毒”，他何以甘冒与“死城”为敌之险来救自己？这决非偶然，但，他又叫人无法蠡测。

正行之间，突听一声冷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宇文烈不由暗吃一惊，马上刹住身形，一条人影已近身前，赫然又是那诛心人，对方在替自己疗伤之毒，不告而离，现在又忽焉而来，的确令人莫测高深，当下敛容一蹙，道：“晚辈先行谢过疗伤之德，将来必有以报！”

“事情过去就不必再提！”

“前辈有何见教？”

“你先把背上的尸体放落！”

宇文烈依言放下“桐柏老人”的尸体。

诛心人目光朝下下一阵扫掠之后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小子，老夫有件事请你办！”

宇文烈微感一怔，暗忖：来了，对方救自己果然另有用心，但寸寸去国如公明，焉！

——陈青云——

方，自己早死于“冰魄煞”的寒毒之下，这事实不容抹煞。可是，如果对方要自己办的事是有背“武道”的事……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晚辈有句话事先说明！”

“讲吧。”

“晚辈受前辈救命之恩，若有所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有辞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如所命有乖道义纲常，晚辈恐难接受！”

诛心人嘿地一声冷笑道：“如果事实正如你说呢？”

宇文烈一怔神之后，慨然道：“晚辈一命是前辈所救，仍请出手毁了晚辈，彼此互不相欠！”

诛心人拊掌笑道：“妙极了，小子，看来你与老夫确实投缘，老夫救你本是出于一时冲动，说过无条件就是无条件，至于要托你办的事，虽说不上是武林空前盛举，但也并非小事，关系着当今各门派的盛衰荣辱，以及武林的命脉……”

宇文烈不由悚然而震，口里发出了一声：“哦！”

诛心人又道：“老夫请你办这件事，会给你代价……”

宇文烈急声道：“既属正义之举，晚辈誓必完成，代价两字请收回！”

“那老夫救你岂非成了预谋？”

“晚辈不做此想！”

“不，老夫一言不二，除非你拒绝办这件事。”

“那先谈事情本身？”

“此你听着。老夫身份特殊，仇家不择手段，后已，所以在老夫而言，生死难料……”说